

民史
农家

夺地

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农 民 家 史

夺 地

本 社 选 编

农 村 讀 物 出 版 社

一九六五年·北京

夺 地

本社选編 刘一心 插图
谷照恩

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(北京朝阳门内大街320号)
(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13号)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· 印张 2 · 字数 34,000

1965年4月第1版 · 196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· 印数 000,001—450,000

统一书号: T 3168 · 22 定价: (二)一角三分

农民家史

阎王债

逼命的地租

含泪闯关东

长工苦

抓丁仇

万恶的族权

打不赢的官司

夺地

农村读物出版社选编

统一书号：T3168·22

定 价： 0.13 元

目 录

編者的話	(1)
夺 地	(3)
父子恨	(14)
毒 計	(22)
圈 套	(28)
攀“亲”	(36)
两张地契	(43)
一亩九分地	(52)

編 者 的 話

一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是为了配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为了向农村讀者，特别是青年讀者进行阶级教育而編輯的。讀了这些真实的农民血泪史，就可以启发我們忆过去苦，思今日甜，进一步憎恨旧社会，热爱新中国。讀了这些阶级斗争的活教材，就可以帮助我們了解什么是阶级压迫，什么是阶级剥削，为什么要永远不忘記阶级斗争，为什么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。

二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计划选編十五本，每本一个重点，如有的专门記述长工的苦难，有的专门訴說佃戶的痛苦，有的专讲高利貸对农民的殘酷剥削，有的专门控訴国民党反动派抓壮丁給农民带来的灾难，有的专门揭露地主豪紳勾結官府迫害农民的罪恶和阴谋……。总起来說是控訴地主阶级和反动派的罪恶，揭露旧社会的黑暗。

三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中的文章，大部分是农民口述，由其他人記錄整理的，也有的是农民自己写的，感情真实，立場鮮明，讀起来亲切感人。这些文章都是从各地出版和編印的“四史”讀物中选拔出来的。本社在編輯过程中，增加了一些插图，做了一定的文字加工工作。

四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在选編过程中，得到了各有关的地方党委、各兄弟出版社和不少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，我們非常感謝。

五、选編《农民家史》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工作。我們水平不高，經驗不足，缺点錯誤一定是不少的，我們誠懇地希望讀者提出批評意見。

夺 地

我今年七十四岁了，家住在北京市大兴县东白塔村。回忆起六十年前，我家被恶霸地主于子亮夺地霸产的那段家史，就气得咬牙切齿。

吃 青

六十年前，我家在东白塔村东南有二十亩好地，一色的“二合土”，是我家老小活命的宝地。

那年，风调雨顺，人勤地不懒，庄稼长得比往年都好。半人多高的玉米，齐膝盖的豆秧子，长得黑绿黑绿的。穷庄稼人就盼望有个好年景，我爹看到这片好庄稼，心里说不出的高兴，觉得今年有了盼头，一家老小也许可以吃得饱一些了；秋后卖点粮食，凑够三十吊钱，还能贖回典给于家的那十二亩“枕头地”。想到这些，爹更起劲了，带着我黑夜白日地辛勤干活。大清早父子俩起来，喝点稀粥就去耨地，娘收拾完屋里，把弟弟妹妹交给奶奶，也跑到地里去帮忙，一直到满天星星了还不肯回来。

庄稼被这么一滴汗一滴汗地滋润着，越长越好，越长越惹人爱。

一天，日头落山后，爹回家歇了会儿，又要上地里去遛遛。

他推開門往東一看，只見地主于子亮家的几匹驃馬在我家的地里“吭哧吭哧”地吃得正歡。爹急忙往地里跑，想把牲口趕出去。沒跑几步，就看見地主于子亮樂滋滋地站在井台上，看着牲口吃庄稼。爹見于子亮這副奸相，心里直冒火，心想：你眼睜睜地瞧着牲口吃別人家的庄稼不管，也太欺負人了。便走上前去想質問他。可是還沒等爹開口，于子亮就嘿嘿一笑，說：“這都是他媽的小平安，飲了牲口不拴起來，让它糟踏你的庄稼。老拴，你先回家吧，我叫平安把牲口拉出來。”接着就假惺惺地向做小活的平安罵道：“平安子，你他媽的愣着干什么，還不快把牲口給我拉出來！”

這几句话把爹的嘴給堵住了，一股火窩在肚子里，只是攥着拳頭“呼哧呼哧”地喘氣。走到地里，看見被牲口連吃帶糟踏的玉米、豆秧一大片，又是心疼又是惱火。爹真想跟這條老狗吵一場，可是又一想，人家財大勢大，胳膊怎么能扭得過大腿？還是忍了吧。一直等到平安把牲口从地里拉出來，往于家牲口棚里趕去，才憋着一肚子悶氣回到家里。

可是沒想到，我爹剛推門進家，于子亮“啪啪”几鞭子，又把牲口趕進我家的地里。

爹在家呆了一會兒，只覺得心里火燒火燎地憋得難受，就從家里走了出來，往東一看，于家的牲口又在地里“吭哧吭哧”地吃庄稼了。爹氣得肺都快炸了。連忙往地里跑去，想把牲口趕出去。只聽得于子亮假意叫道：“平安子，你他媽的不把牲口拴好，撐着了我的牲口要你的狗命！”又對我爹說：“我說老拴啊，你光種這種庄稼可不行啊！我的牲口一天磨斷沒數的繩繩也管不住呀！”爹沒有想到于子亮這老狗先倒打一

耙，直气得浑身哆嗦，恨不得上去给他几个耳光。可一想到那些被于家讹诈得倾家荡产的人家，只得强忍下来。

从这以后，于子亮瞅空子便把牲口放到我家地里去吃青苗。一片黑绿黑绿的庄稼，就这样喂肥了于家的牲口，却没给我家留下几颗粮食。

恶霸地主于子亮，有钱有势，心毒手辣。家里有好几顷地，可他还嫌不够，瞅着人家的好地就眼红。因此，周围原属白家、胡家、马家的地，现在都被他夺走了。我家的地和于家的地只隔着一条道，他看在眼里，痒在心上，老早就算计着怎么能把这块地弄到自己手里。

毒 打

我家忍气吞声地熬过了这一年。转眼到了春天。地还冻着，爹就下了地，找到了地界，用铁锹划了两道印儿，准备挖一条土壕，挡住于家的牲口。挖着，挖着，抬头看到了井台，从井台想起了于子亮那副奸相，不觉越想越生气，狠狠地骂道：“于子亮，于子亮，你坑害穷人可真毒啊！一年的哑吧亏，我算吃够了。”骂完狠狠地挖了一锹土，使劲扔到壕外。

不料这些都让于子亮看在眼里了。正当我爹一锹一锹使劲挖着的时候，于子亮迈着方步，挪着肥胖的身子过来了。

“哈哈，老拴，整治壕沟哪！嘿，不是你那么个整治法！”爹听到于子亮的声音，头都没抬，没好气地说：“怎么个整治法？”于子亮嘿嘿地奸笑了一声说：“把铁锹给我！我来给你做个样子！”

爹见这老家伙要铁锹，心想：你还有什么新鲜招儿？就把

铁锹递给了于子亮。

于子亮接过铁锹，先是噎噎掘了几下土，然后趁我爹不注意，扬起锹，抡开了胳膊猛然照我爹后脊梁就是一下子。接着就劈头盖脸地打了一顿，把爹打得脸上手上血淋淋的，身上红一块紫一块，倒到壕沟里。于子亮这才扔下锹，气势汹汹地说：“就是这么个整治法！”说完头也不回就走了。

直到我喊爹吃饭的时候，爹才清醒过来，从沟底下慢慢地爬起来，我搀扶着他，歪歪趔趄地走回家来。一进门，便一头栽倒在炕上不动弹了。娘急得转来转去，不知怎么办好。

下午，正当娘打算借点钱去给爹抓药的时候，外面忽然吵嚷起来了：“老拴，别他妈的在家里装蒜，走，上礼贤打官司去！你这样欺负人可不行！我于子亮眼里可没落过一粒砂子！”

爹一听，“腾”地一下从炕上坐起来，摸了鞋子下炕就想走。娘急了，使劲按着爹说：“你忍忍吧！”接着跑出屋，把于子亮拦在门口，向他说道：“二叔，你打什么官司啊？明儿再去还不行吗？”于子亮凶狠狠地道：“不行，偏要今儿去。”这时，爹已经冲出来了，指着于子亮道：“于子亮，走就走！打私架，我不是你的对手；打官司，我不在乎你！”说完，往外就走，娘死拉着爹不放，哭着喊：“你不能去呀！”爹扳开娘的手道：“不用怕，我倒要看看他于子亮有什么理告我。”说着，跟着于子亮去了。

爹走后，娘放心不下，便叫我去找大表哥胡德玉，让他也跟着去。

爹跟着于子亮出了村，走到西河洼，已经是精疲力竭，眼前发黑，浑身疼痛，走一步挪一步，“噗通”一声，不知被什么绊

了一下，栽了个跟头。突然旁边跳出来一群人，速拉带扯地把爹拖到洼地，接着就是一阵毒打，雨点般的拳头落在爹的脸上身上。于子亮摇晃着拐棍喊着：“揍，给我狠狠地揍！”当我和表哥赶到时，爹已被打得不省人事了，我一见便哭着扑倒在爹身上。

第二天，娘去找村里管事的人评理，跟马地方（即村长）一说，马地方立刻“答应”了：“好吧，我给你们说合说合。”可没想到，马地方一见于子亮便说：“二叔，我叫老拴见见您，给您赔个不是。”于子亮满脸肥肉一松，奸笑着：“哈哈，这么点小事还用得着麻烦您！老拴他挖那么深的壕，怕我牲口糟踏他庄稼，那点庄稼又算得了什么！要是把我的牲口给弄瘸了腿，他赔得起吗？”马地方一听，立刻迎合着说：“是呀，糟踏这点庄稼，算得了什么！”

穷人冤遭毒打，还要赔不是，这就是马地方他们主持的“公道”！娘听说要向于子亮去赔理，气得直打颤，回到家里，看着爹一动不动的身子，全家哭成了一团。

栽 树

过了半个月，爹还是下不了炕。

一天早上，我背着筐到地里去拾柴禾，只见于子亮抱着一大捆柳树条儿，在我家地边上走来走去，走几步停一下，用脚划个印儿，抽出个树枝儿放在划的记号上。他身后，跟着几个扛活的伙计，有的拿着铁锹在划好的记号上挖坑，有的在填土，有的挑水。老家伙放了一会儿柳树条儿，直起腰，拍打拍打身上的土，眯起眼看着他的伙计们栽树。

“坏了，于子亮在咱家地里栽树了！”我急忙轉过身，跑回家里告訴娘。娘一听，渾身战栗，气得說不出話来。停了一会儿，叹着气說：“栽，栽，就让他栽吧，他是存心跟咱們捣乱！早晚咱得报这个仇！这事儿先別告訴你爹。”

后晌，娘呆坐了半天，忽然站起来，用手攏了攏头发，出門去了。她穿过大道，直向于家大門楼走去。走进了于家大院，叫了声“二叔”。于子亮正在吃飯，奸笑着說：“嘿，二姑娘来了，里边請坐。沒吃飯，就在这儿吃点吧！”娘說：“我吃过了。二叔，今儿你早起栽树啦？”于子亮冷笑了一声：“哈哈，这准是小拴子告訴你的。这孩子，不懂一点人事。你道栽树是为了我嗎？我是給你們家弄个地边地沿的。你們一家子老实巴交的。要打私架，不成；要打官司，准輸。地要是让于二他們給挤去，你們惹得起嗎？”这于二也是个有錢有势的恶霸地主。我家地的西边就是于二家的地。娘看着于子亮瞪着的两只贼眼，知道这个又奸又刁的老东西，常常坑害了穷人还要卖乖，就忍着气回了家。

“換” 地

爹一病不起。这二十亩地就全靠我們娘俩创种着。整天都象走在刀刃上一样，提心吊胆的，不知道哪天还会发生什么事情。

一天，娘从于家門口經過，于子亮在門里边叫道：“二姑娘，里边坐会来呀！”娘不知于子亮又在打什么鬼主意，就站了下来。于子亮見娘不进他的門，又說：“快里边来呀，二叔跟你冇句話說。”娘只得进去了。

这回，于子亮显得特别殷勤，让座，沏茶，一口一个“二姑娘”，越叫越“亲热”。娘摸不清这个老狐狸究竟想干什么，心里噗通噗通直跳。于子亮一会儿谈这，一会儿问那。拉了一会儿闲话，就转入了正题，说道：“二姑娘，咱们商量个事儿。门口这地，我看你们种也无益。西边于二正在一点一点地挤你们，你们家惹不起他，我可气不平。再说我这几头大牲口又常去糟踏你们的庄稼，我也不忍心啊！为你们着想，我看门口这地，让我种，我跟他妈的于二斗一斗。我把南边大园子那二十亩地让给你们种，咱们换一换吧！”

娘听了气得发愣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于子亮见她低头不语，又“善”皮“善”脸地说：“怎么样，就这样说定了吧！你们要用牲口什么的，就到我这里来拉。日后你们在那地里种得无益了，再换过来也不迟呀！”说着便把娘送了出来。

娘吃力地挪动着脚步，晃晃悠悠地走到家中，一下子坐在炕上，半天才清醒过来，不住地说：“‘换’地，谁不知道于家那块破地是最赖的盐碱地啊！于子亮，他简直是不让穷人活了，他的心好黑啊！他想把咱穷人当成面团，任凭他怎么捏就怎么捏啊！”

爹一听说于子亮要“换”地，脸都气紫了。把心一横，挣扎着从炕上下来，抄起一把切菜刀就踉踉跄跄地往外走。娘一看这个架势，吓得连哭带喊拉住了爹：“孩子他爹，你可不能这样呀，你要有个好歹，我们可怎么过啊！”我们弟兄也都抱着爹哭起来，爹看着一家人这副惨景，把菜刀一扔，眼泪扑簌簌地滚了下来。娘把他扶到炕上，一边给他捶背，一边说：“孩子他爹，近山识鸟音，傍水知鱼性，于子亮的心是怎么长的，你还不

清楚嗎？虽说那是二十亩不打粮食的盐碱滩，但总算是从虎口里落下来了，我看換就換吧，还是躲开他好。”

就这样，于子亮把我家二十亩宝地白白地夺去了。我家种上了于子亮那二十亩兔子不屙屎的坏地，全家起早貪黑地盼望着把这块“盐滩”地治活过来。

秋天，庄稼熟了，有几亩长得还不坏。一家老小总算有了一点希望。可是，万没想到正当我們准备开镰收割的时候，于子亮突然派人把庄稼全給搶收了。于子亮亲自吆喝着大車，把庄稼拉到自己的場院里去了。

爹这下可急了，追上去指着于子亮說：“你也得給人留个活路啊！”于子亮蛤蟆眼一瞪，大声罵道：“地是你的嗎？穷小子，空口无凭，拿文书来看！”当初只說“換”地，哪里想到还要写文书。爹这一急，沒說出半句話来，一下子晕倒在地。娘也顾不得再跟于子亮讲理，連忙抱住爹，一边揉胸，一边哭叫，一直鬧騰了一个时辰，爹才醒过来。娘把爹送回家就去找于子亮。于子亮正指揮着长工們打場，一見娘去了，装作沒有看見，就往外边走。娘赶上去叫道：“二叔，你停停，我找你有点事。”于子亮停下来，一副臉拉了有二尺长，沒等娘开口，他就从腰里掏出了一张借据，对娘說：“这是你公爹死以前借我的錢立的字据，字据上写明三年不还，用二十亩地抵押。現在早已过了五年，你們那二十亩地就算做抵押了！”娘一听，好比晴天霹靂，头上象狠狠地挨了一悶棍，象一个木头人一样呆呆地站在那里，脸上沒有一絲血色。于子亮这时又換了一副面孔，假笑着：“二姑娘，不必难过，常言說得好，父債子还嘛！我眼下手头紧，今年长工的工錢都开不出去，要不，你二叔还在乎

那几亩地的庄稼！二姑娘，这样吧，你公爹死时典给我的那十二亩活契地，你们攒几个钱，把它贖回去。”说完，头也不回，扬长而去。

改 契

地种不成了，现在的希望，只有寄托在贖地上了。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和攒钱贖地，爹叫我出去给地主扛小活，他自己借了几个钱，挑起八股绳，串街走巷做起小生意来。

风里来，雨里去，全家勒紧裤腰带，从牙缝里往下挤，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用，攒了整整两年，才攒了十五吊钱。为了贖地，又求亲告友，整整跑了一个月，好不容易才凑够三十吊钱。

娘买了张红纸，把三十吊钱包好，拿到于家去了。见到于子亮，娘说：“二叔，我爹死的那年典给你那十二亩‘枕头地’不是三十吊钱吗？今儿我们有几个钱想把它贖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“啪”的一声响，于子亮暴跳起来：“呸，你穷昏了，当初你家使我的哪是三十吊钱，明明是三十两银子。来人哪，把那张老典契拿来！”

文书拿来后，“啪”的一下又把它放到娘的面前。“三十吊钱？文书上明明写着三十两白银！贖吧，有三十两银子，你就把地拿去！”狠心的于子亮把三十吊钱改为三十两银子，活契变成了死契，十二亩“枕头地”就再也贖不回来了！

娘看着那张白纸黑字的文书，只觉得天旋地转，气得颤颤抖抖地说：“不，不是三十两银子！你不能太讹人！”“什么，我讹人，我有的是银子，我会讹你们！穷疯了把！”



娘气得顛顛抖抖地說：“不，不是三十兩銀子！你不能太詭人！”